



井陳微
燈不明思
長教美人如花隔雲

江山連

[Jiang Shan Lian]

柳如烟 著



【上】

抛却了权欲，舍弃了仇恨，唯有那为了最重要的人拼死战斗，努力活着的信念，永远也不会改变！

江山莲

柳如烟

【上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山莲/柳如烟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699 - 4

I. ①江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9432 号

书 名 江山莲 (上、下)

作 者 柳如烟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石 颖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姜娴娟 刘红梅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400 千字

印 张 38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,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699 - 4

定 价 45.00 元 (全二册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卷一 长相思 在长安

- 第一章 嫁衣 ※ 3
- 第二章 莲印 ※ 8
- 第三章 萧墙 ※ 15
- 第四章 春梦 ※ 20
- 第五章 姐妹 ※ 25
- 第六章 瑞香 ※ 30
- 第七章 大婚 ※ 37
- 第八章 踏歌 ※ 43
- 第九章 旖旎 ※ 49
- 第十章 银针 ※ 54
- 第十一章 欢宴 ※ 59
- 第十二章 赌约 ※ 65
- 第十三章 爱恨 ※ 70

- 第十四章 红花 ※ 76
- 第十五章 金弓 ※ 82
- 第十六章 交烬 ※ 89
- 第十七章 星坠 ※ 95
- 倒影一 梦魂不到关山难 ※ 102
- 倒影二 美人如花隔云端 ※ 108

卷二 连角起 孤城闭

- 第十八章 向来痴 ※ 115
- 第十九章 从此醉 ※ 121
- 第二十章 大梦觉 ※ 1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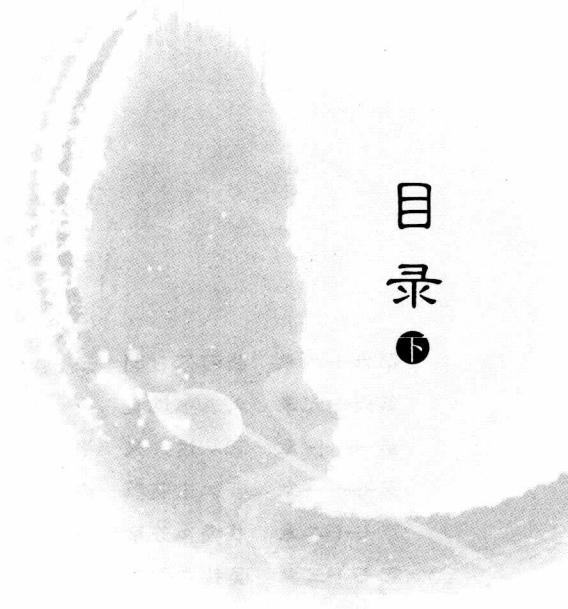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一章	求不得	※	133
第二十二章	日初升	※	139
第二十三章	塞下曲	※	145
第二十四章	胡儿歌	※	150
第二十五章	风雷动	※	156
第二十六章	金兰断	※	162
第二十七章	夜如磐	※	168
第二十八章	霜满地	※	175
第二十九章	意难平	※	181
第三十章	血鸢信	※	187
第三十一章	白莲子	※	193
第三十二章	炽焰心	※	200
第三十三章	抬望眼	※	206
第三十四章	一念间	※	213

第三十五章	归无计	※	219
第三十六章	谁共语	※	227
第三十七章	死何憾	※	235
第三十八章	生尽欢	※	241
倒影三	衡阳雁去无留意	※	247
倒影四	浊酒一杯家万里	※	252

卷三 八百里 五十弦

第三十九章	陇头流水	※	261
第四十章	乡关何处	※	267
第四十一章	霹雳弦惊	※	273
第四十二章	日昭月华	※	279
第四十三章	风沙星辰	※	286
第四十四章	大争之世	※	293



目录 下

第四十五章	白云苍狗	※	299
第四十六章	念吾一身	※	305
第四十七章	飘然旷野	※	312
第四十八章	流离山下	※	318
第四十九章	寒不能语	※	324
第五十章	舌卷入喉	※	331
第五十一章	如癡如狂	※	338
第五十二章	似真似幻	※	344
第五十三章	噴空万里	※	353
第五十四章	美人无双	※	359
第五十五章	手足昨日	※	365
第五十六章	骨肉今朝	※	371

第五十七章	茫茫草海	※	378
第五十八章	皎皎河汉	※	385
第五十九章	天荒地老	※	390
第六十章	海枯石烂	※	397
第六十一章	黄沙铁甲	※	403
第六十二章	唇枪舌剑	※	410
第六十三章	碧血红装	※	416

卷四 秋晴望 一梦中

第六十四章	故国梦重归	※	425
第六十五章	花好与谁同	※	433
第六十六章	挥剑决浮云	※	440
第六十七章	展眼吊斜晖	※	447

第六十八章	长河落日圆	※	454
第六十九章	大漠孤烟直	※	462
第七十章	客从远方来	※	470
第七十一章	涉江采芙蓉	※	477
第七十二章	兰泽多芳草	※	484
第七十三章	吴钩霜雪明	※	492
第七十四章	弦断有谁听	※	499
第七十五章	冠盖满京华	※	505
第七十六章	昼短苦夜长	※	512
第七十七章	谈笑静胡沙	※	519

卷五 萧瑟处 任平生

第七十八章	路	※	529
第七十九章	雨	※	535
第八十章	狂	※	542
第八十一章	宴	※	548
第八十二章	夜	※	554
第八十三章	变	※	559
第八十四章	杀	※	564
第八十五章	疑	※	569
第八十六章	别	※	576
第八十七章	药	※	581
第八十八章	焰	※	587
第八十九章	归	※	594

卷一

长相思

在长安





嫁衣

第一章

宫里的玉册到来的时候，驸马府中一片忙乱。上柱国大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子太保连铉急急携着妻子昭阳长公主摆香案跪迎。果然是权势熏天、北齐一等一的天潢贵胄，纵九横七足足六十三枚鎏金门钉的朱漆正门徐徐开启，绣毡铺地，花飞如雨，山呼万岁之声随风而起，轻飘飘地直向龙首原上不夜的太极宫而去。

多么繁华热闹，盛极一时——不过热闹也是白闹的，连长安想。

她不用看也能猜到那场面，她不用看也知道连大将军定然面色铁青，花白胡子根根竖起。昭阳公主大概又惊又怒浑身颤抖，脸上擦的胭脂簌簌而落，像绯红色的雨……连长安垂下头，手中绣花针丝毫不停，大朵素白莲花在绣架上一瓣一瓣绽放，拱卫着纯金丝线织就的蕊。琼枝树、万宝瓶、飞舞的龙和风，每针每线她都绣得极小心。这是皇后娘娘的嫁妆，错了一针就是一记鞭子，让你长记性。

白莲只剩下最后小半片花瓣，绣房的门突然哐的一声被震开，震得房梁上的浮尘刷刷地向下掉。连长安依然没有抬头，动作一丝不苟，任夕阳将人影投射在面前的绣架上。四周寂静，只有屋外的鸟鸣啁啾不停。

“说话啊！”心底有个声音冷冷在笑，“我看你们此时此刻还能说些什么？”

皮靴擦着青石地，绣架上那排人影里居中的一个忽然变大，将她整个笼罩。刹那间，眼角寒光骤闪，连长安下意识地抬头，但见一道霜影直击而下，擦着她



持针的手，一剑将绣架生生劈为两半！持剑人赤袍金甲，却生着一张与自己相似的俊俏容颜——美得像火，美得像莲，美得像垂死前的妖艳。

“贱婢！”那人用剑指着她喝骂，“灾星转世的贱婢！看我今日不取你狗命！”

到底被割破了，手上火辣辣地疼。连长安静静地望着自己的血从瓷白的肌肤中淌出来，流过足足绣了十五天、如今却已破成两半的织锦幔帐，将上头的白莲花染成鲜红。她知道连怀箴不敢当真动手，只不过说说狠话罢了，否则凭她大齐第一女将军的手段，刚才那一剑早就将自己砍作两半了，哪里还有这么多的废话。连长安不怕任何威胁，从一开始，她就怀着必死的念头，早就抛却一切，什么都不顾了——她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？她一点儿也不害怕。

连怀箴果然只是骂，再也不敢上前半步，手中那声名赫赫的家传之宝——光风剑高高举起，却再也没有落下去。

“够了，箴儿，住口！她是你姐姐。”门外传来一声呵斥，当朝驸马终于现身。连长安依然埋头，抓起半片织锦紧紧地压在伤口上，冷冷地笑。

“姐姐？我没福气做盛莲将军的姐姐，更没福气当您的女儿。”

连怀箴一直都是掌上明珠，在父母面前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，何时受过这般委屈？恨得连宝剑都抛在地上，扭头就跑了出去。

“跑去找你娘吗？跑去找那个看上有妇之夫，因而逼人休妻再娶的霸道女人撑腰？省省吧，连怀箴！拿你当宝贝的糊涂老昏君已经死了，如今御座上坐着的是咱们大齐从未有过的圣明天子，是二十四岁的中兴之主。我的债，我娘的债，终于到了清算的时候！”

连铨清嗽一声，语气中带着刻意的温柔，“女儿……”他迟疑地开口。

连长安施施然还了个大礼，一笑就露出了可爱的酒窝，“是，驸马！”

连铨作为父亲的表情就像被人狠狠揍了一拳，竟然语塞。

连铨一挥手，众人识相地纷纷退出去，关上门。遍地狼藉的绣房之中，父女二人长久沉默。连长安并不催促，她急什么呢？多少年都等过来了，还等不了这一会儿？

“你……陛下什么时候和你……”连铨终于发问。

连长安原以为他会谄媚，他会暴怒，他会捶胸顿足大声忏悔……可是都没有。她微微一怔，随即实话实说：“就见过那么两次，大人您都知道。一次是陛下登基前到府里来时随众人拜见，还有一次，就是半年前……”

提到……他，提到她与他的相识，一抹飞霞忽然飘上连长安的脸。上天可怜她，一定是苦命的娘在冥冥中保佑着。

“半年前那一次不过是意外……”连铨垂首沉吟，双眉紧紧地蹙在一起。盛年时，他曾是有名的美男子，否则也不会被先皇最宠爱的小御妹一眼看中，寻死觅活非他不嫁。现在虽已将老，他又过早谢顶，若去掉冠带头上便油光可鉴。可他一辈子戎马生涯，当年的底子打得极好，近六十了依然身形健壮，气宇轩昂，连玉带下的腰腹都是平的。

“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……他现下虽然没有什么娇妻宠妾，身边的人总也有几个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看上了你？陛下都对你说了什么？难不成他一见面就表露……表露了倾慕之意吗？你把他对你说的那些话，只要记得的、有印象的通通告诉爹——对了，特别是他有没有提到咱们的……白莲军？”

连长安的脸猛地涨至通红，她彻底无法克制自己的怒火，一瞬间爆发出来。“够了！”她大叫，“你只知道你的白莲军！你凭什么命令我？你以为你还是权倾天下的驸马爷吗？你以为那恶毒的泼妇还能给你庇护？现如今万岁要迎娶的人是我，不是你的心肝宝贝连怀箴！要成为当朝皇后母仪天下的不是长公主的千金，而是来历不明的下堂妇生下的我——连长安！”

连铨的面色如同青黑的海水，酝酿着狂风骇浪，随时要翻涌上来。一瞬间，连长安几乎被吓住了，几乎想要退缩。但随即她想起记忆中亲娘泪眼模糊的脸，想起多少个漆黑冰冷的夜里，宋嬷嬷偷偷从窗缝塞进来的、扎着一根杏黄丝线的信卷。她诚心诚意感谢苍天，即使是驸马府不受宠的庶女，也能够读书认字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看着那满纸道劲清奇的墨迹，她每每失去提笔回信的勇气。

她不明白他为何写信给自己，但终究还是回了信。起初两人都很拘束，字字寻章摘句、搜肠刮肚，可是渐渐地，便放松了。他告诉她惊心动魄、九死一生的皇子生涯，她也告诉他苦不堪言的身世，原来两个人都是那样辛苦地长大……到头来明明只见过一面，竟比多年好友还要熟悉。一想到他，连长安心里都是暖的。

半年前，他微服而至，事先并没有知会任何人。将军和长公主忙中出错，让他与她有机会在花园中不期而遇。他装作不认识，似有意、似无心随口问道：“这位小姐是谁？”连氏夫妇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从来没有如此精彩，最终还是不敢犯那欺君之罪，连铨唯唯诺诺答道：“这是下官……庶女……”

那天他哈哈大笑，调侃道：“京师传闻，驸马不二色，原来竟是假的？”连铉也只得干干赔笑，昭阳长公主则仿佛突然间老了二十岁。她在一旁冷眼看着，虽然明知等他走后自己定然又受迁怒，不是加绣活就是减饭食，可一点儿都不担心，心里畅快极了。她知道他是为了替她出口气——驸马府里没人记得，那天是她的十八岁生辰。

就在那晚，扎着杏黄丝线的信卷上不再云烟纵横，只有寥寥数字，力透纸背，酣畅淋漓，“朕若得卿，生不二色！”

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很快，内廷便传出风声，当今圣上终于决定大婚，已选中了连驸马家的小姐。连将军和昭阳长公主所生的唯一一个女儿、驸马府的“独苗”连怀箴再也没有了往日红粉巾帼的豪情，欢喜得几乎要晕过去。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繁复的预备，三十六箱四季衣服，七十二匣金珠宝玉首饰，药材、香料、字画、古董以及各种场合礼仪将要用到的毡毯帐幔……连怀箴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去过校场，白莲军上上下下三千子弟都为副统领的喜事日日痛饮。

这是从未有过的盛事。人人都说，有连家小姐这样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为后，我大齐定当武运兴隆，力退匈奴，横扫南晋，统一天下指日可待！

人人都这样说，唯有连长安冷笑。

她不是没有担心过，担心到夜夜辗转反侧。她连长安凭什么如此幸运？凭什么他的目光穿越那么多胭脂红妆，最终竟会落在自己身上？每当这时，她便偷偷下床，从外间柜角摸出小心藏在那里的火石和蜡烛头，点燃微弱的火苗。

他叮嘱过她，每一次的信卷看过之后，必须烧毁不留痕迹。北齐的民风虽不如南晋那样礼教森严规矩繁多，可私相授受传出去毕竟不怎么好听。何况他是皇帝，是一朝天子，要在文武百官面前戴一张深不可测的面具，他写给她的这些话，只能让她一个人知道。

她明白，这些她全都明白，故而每一次她都谨小慎微，在反复诵读直至将信上的话语全数背诵下来之后，便将纸撕成碎片，放在蜡烛上一片片燃尽。可……她怎么能把自己这辈子最最最爱的一件生辰礼物活生生地撕碎，活生生地烧毁？那还不如索性放火烧了她的心。

连长安就着那渺小的火焰，痴痴地望着从怀中掏出的信笺。八个字就像是他飞扬的眉，明亮的眼，就像他大笑的样子，她总是看不够，一辈子都看

不够。

他让她信他，她便信他。果然，果然。在连怀箴的美梦正到沉酣之时，宫中的玉册终于送进府来。他们一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吧？上头写着的怎会是那不得宠的庶女的名字？

长公主殿下，当您将我唤去，皮笑肉不笑地交代下一大堆绣活的时候，可曾想到如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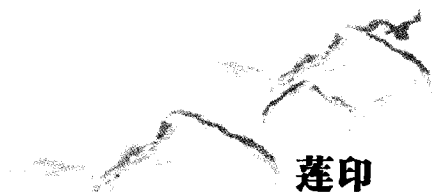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从早到晚枯坐在绣房里，一针复一针直至手腕酸软，两眼枯焦……这一天我从不敢真正相信……

敢将十指夸针巧，不把纤眉斗画长，苦恨年年压金线，到头来谁为谁做了嫁衣裳？

那一天，他承诺她“朕若得卿，生不二色”，她犹豫到半夜最终决定冒险留下这封信，她给了他一个明确的回答。

也是不多不少八个字，倾注她所有勇气，所有梦想，所有的过去和未来。

君不负我，我不负君！



莲印

第二章

门外的仆妇、婢女一层一层跪满，连长安依然端坐绣房，重新支起一架新的绣架做针线。她做得依然细致而缓慢，她急什么呢？现在终于轮到别人着急了。

一个穿着淡淡鹅黄衫子的十六七岁少女自前院气鼓鼓而至，满地的人见了她，忙不迭地膝行几步，让出一条道来。她眼睛望着天，径直走到绣房门外，不拜也不跪，只朗声叫道：“大小姐，老爷夫人有请。”

言辞虽妥当，可语气中却没有半分恭敬之意。

连长安自然认得她是连怀箴的心腹丫鬟何流苏，是府里实打实的副小姐，最出挑不过的人物。人能端茶倒水，出能骑马射箭，跟着连怀箴，在白莲军中也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头领，有的是手段。但是连长安不怕她的手段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她以不变应万变。

何流苏见里头无声无息，微微皱了眉。她比等闲下人泼辣十倍，只待片刻，也不唤第二声，便抬手狠狠地砸在门板上，口中高喊道：“连长安，你在里头装死是没有用的，滚出来！”

两旁跪着的人都被唬得跳起，忙不迭地去拉，何流苏回头狠瞪，将她们瞪得身子一缩。

“噤声……姑娘，噤声！大小姐是贵人，万万……不敢的……”有人小声劝道。

何流苏冷笑道：“贵人，什么贵人？你当那瞎了眼的皇帝真的看上她了？皇帝怕我们连家，又不敢不讨好我们连家，他配不上小姐，更没胆子娶小姐，才拣了这个连白莲印都没有的野种来凑数！”

何流苏快人快语，早就连珠炮般将一串话吐了出来，众人见她越发没遮拦，已不只是惊讶，个个脸上变了色，连劝都忘了。人群中忽然有谁咳嗽一声，某位始终跪着巍峨不动的妇人开了口，声音不高，却不怒而威，“流苏，这些话，哪是我们下人说的？”

小丫头犹不服气，哼了一声，“难道就由得她小人得志，在这里大摆皇后娘娘的谱？难不成叫宗主和夫人亲自来求她，她才肯出这个门？连家现下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，她还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妇人眼中精光一闪，厉声喝道，径直打断她的喋喋不休，“你虽是老爷故旧遗孤，身份不同，驸马、公主多疼你些，可下人就是下人，‘我们连家’这四个字，你怎么配说出口？”

小丫头知道她的身份要紧，面色白了白，毕竟不敢发作，只是辩驳道：“郑嫂子，我虽不姓连，但宗主夫人自小养我育我，我这条命是打定主意给了连家，我为什么说不得？”

妇人无意和她斗嘴，早已垂下头去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淡淡道：“你若有白莲印，或是公主做主将你送给驸马爷做侧室，那时候我们称一声‘何姨娘’，自然不敢拦你的话。”

何流苏又气又羞，满面通红，虽想分辨自己绝无攀附之心，可侧室姨娘之类的浑话，小姑娘家毕竟说不出口。她只有呆立当地呼呼喘气。

此时，绣房的门缓缓开启，连长安静立在一片黄昏朦胧之中。她看也不看兀自气不过的何流苏，只对郑氏见了半礼，口中道：“掌库娘子，长安原不知是您来了。”

郑氏端端正正地跪在地上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一个头，方才起身，掸一掸衣上的浮尘，并无特别表情，只道：“大小姐，驸马、公主请您到前院叙话。”

连长安摇摇头道：“我哭着求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一年一年都不肯见我，今日却要见我，已没意思了。”

郑氏沉默片刻，忽然道：“大小姐，您虽然根骨差些练不得武，可打小就聪明，心里很能拿主意。我素来如何，想来您也略知一二。”

连长安颌首，肃然答道：“郑嫂子向来待我不薄，长安一辈子都不敢忘。”

郑氏续道：“那便请小姐看在一点儿旧日情分上，跟我去吧。去见了驸马、公主，再回来也不妨的……”

连长安断然摇头道：“我说了，大人若坚持不肯让我娘的牌位进连家宗祠，我与他们便没有什么可谈的。”

“大小姐，这又何必？先前那位已故去多年，人死如灯灭，况且她又是……又是……”

掌库娘子郑氏是昭阳长公主的陪嫁宫女，也是公主的心腹，这驸马府中的事务，她倒能做一半的主。按理说这样的精明人物十有八九都是欺主的刁奴，可偏偏这位郑氏却是万中无一的善心人，对府中这位身份暧昧大抵一辈子也出不了头的庶小姐，始终尽其所能地关照。连长安本是真心诚意念她的好，若不是听见她的声音，连长安本来打定主意绝不开门的。

可现下，她口口声声驸马、公主，一字一字都戳着连长安心头的隐伤。连长安虽知这是掌库娘子长久以来的积习，绝非刻意针对自己，依然觉得刺耳至极。待听到她谈及母亲的出身，再也按捺不住，“又是什么？又是宫籍出身？宫籍又如何？在宫里洗过衣裳罢了，就不算人吗？何况他当年分明知道我娘是宫籍，自己依然心甘情愿明媒正娶……是了，谁叫那时候他不过是个小小的游击，想不到有一天会高攀金枝玉叶！”

主人讲话按理说做奴婢的万万不该插嘴，可这位大小姐也实在是口无遮拦。无论如何为尊者讳，怎可这般出言讽刺自己的生身之父？掌库娘子知道连长安最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子，只得放低声音劝道：“是老妇人的错，请小姐息怒。但……驸马、公主断不会答应您的，难道您就打算把自己关在这里，穿着这套衣裳登凤辇？”

连长安一挑眉，冷笑着反问：“有何不可？”

郑氏静静地望了她半晌，长叹一口气，眼睛余光扫到一旁立着的何流苏，便道：“大小姐，可否叫我进去，说几句推心置腹的话？”

连长安一迟疑，随即点点头，身子向一旁侧了侧，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。

郑氏却不急着进门，转身向何流苏吩咐道：“你且去回驸马、公主，就说大小姐终是不肯，没奈何。请管家娘子安排下去，把这绣房撤空，大小姐的吃穿用度一应物事，还有置办的嫁妆，通通抬了来。再连夜叫匠人将整个偏院该改的